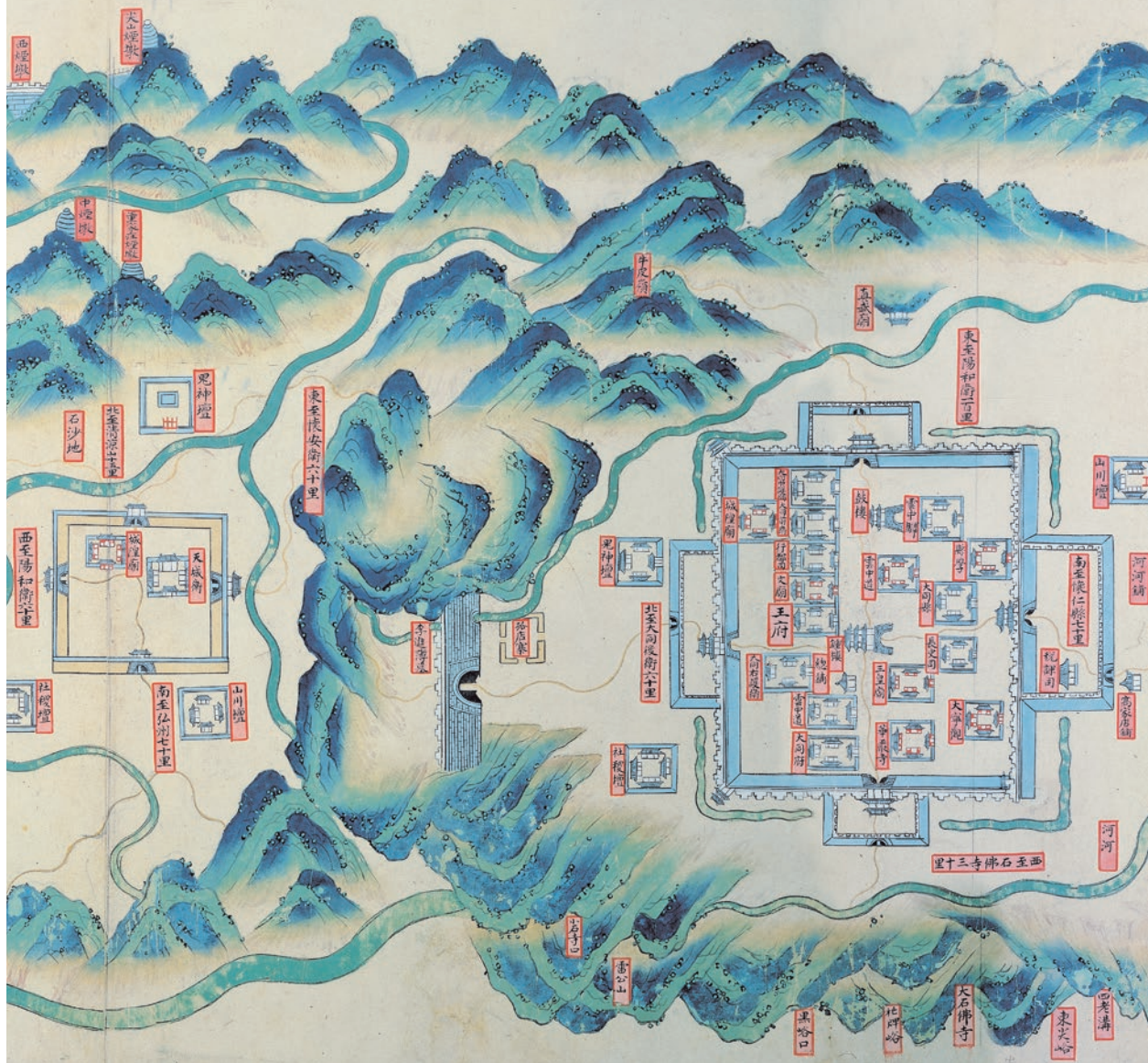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驛路大觀—— 院藏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考介

■ 盧雪燕

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圖卷，總長 664 公分，縱 54.5 公分，是本院珍藏五種明代彩繪驛鋪圖其中之一，同時也是古籍善本類例行性展覽系列——「四通八達——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」的重要展件，¹ 雖題名為「太原府至甘肅」，但實則僅至明代山西行都司轄境內，黃河邊上的東勝衛城而已，全卷內容豐富，色彩豔麗，呈典型明繪地圖風格。

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（以下簡稱〈驛鋪圖〉）（圖1），原清內閣大庫舊藏，1909～1910年間移出，用作京師圖書館的基礎典藏，初名〈明驛鋪道里圖〉（1926年舊目載），1928年京師圖書館更名北平圖書館，隔年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併，成為國立北平圖書館，與圖部繼之設立，地理學家王庸（1900-1956）任代理主任，一方面針對館內特藏輿圖進行裱修，另一方面則重新整編目錄，1934年刊行之《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新購特藏》，記錄本圖卷如下：「（一三）太原至甘肅驛鋪圖一長卷 明彩繪 紙本 破損 廣袤1.65×26.6二十一年五月重裱，圖式及名稱亦同上。」²

「驛鋪」，指驛站與急遞鋪，加上遞運所，都是明代郵傳系統之中，廣設在驛路主線及支線沿途的交通設施，驛站一般設在各主要驛道沿路，負責供應往來官員的食宿、差役，並提

供車馬等交通工具，集遞送使客、飛報軍情，以及轉運軍需物資等功能，遞運所主要負責軍需物品及貢品的運送，而急遞鋪則以遞送公文為主。〈驛鋪圖〉，所表現的便是綿密如網的明代驛路之中，山西省太原府城向北，至大同府城，以及從大同府城起向北，沿著邊牆南側，向東，抵天城衛城，向西，達東勝衛城的驛路主線及支線（圖2）。

由於圖卷本身並無作者、繪製年代，或是其他關於內容的文字說明，再加上王庸所定圖名並不貼切，因此本文擬直接從圖的內容說起，一方面介紹圖繪主軸——驛路主線、支線，以及驛路周遭的自然及人文地理景觀；另一方面則藉由圖內具時代意義的地理要素，推出〈驛鋪圖〉表現年代，其後，從繪畫風格、圖例表述等嘗試推考可能產製年代。



圖1 明 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 局部 太原府城至忻州城南觀音堂 紙本彩繪 縱54.5，橫6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799



圖2 〈驛鋪圖〉局部 雲川舊城至黃河邊

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的內容

如前言所敘，〈驛鋪圖〉內容主軸是驛路，屬於長距離的地理現象，因此，就如〈海圖〉、〈各省沿海口隘全圖〉這類型的海岸圖，或是「長江」、「黃河」等類河流圖一樣，採「一字形」作畫方式表現，³從卷首的太原府城，到大同府城段（嚴格說是大同府城北孤店寨舊城，再向北的邊牆穿越路線）的方位上東下西，左北右南，其後，方位轉成上北下南，左西右東，茲將本圖驛路所經城池，按行進方向列驛路路線如下（表一）。

觀察表一可知，〈驛鋪圖〉所展現的驛路兩主線，一是太原府城向北，至大同府城，二是山西行都司轄內，晉蒙交界邊牆內側，以大同府城為重心的東西向驛路，不論主線或支線，皆以黃色實線表示，而驛路所串連的，當然就是府、州、縣、衛等各城池，而這些行政，亦

或軍事性質的「城」，面積佔比很大，採形象繪法，城圍描繪與城內設施繪註皆詳實，例如：大同府城，方型城圍的四邊各繪城門，城門上有城樓，城門之外有甕城，藍色磚牆上有白色城垛，城外有護城河，城內設施有：王府、行都司、大同府、雲中道、大同前衛、大同右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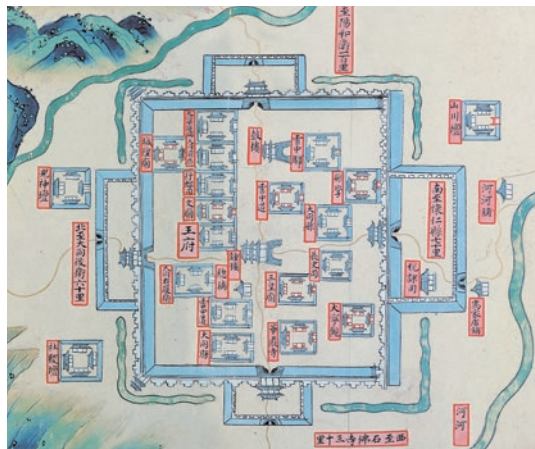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〈驛鋪圖〉局部 大同府城

表一 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驛路行進路線（圖4、5）

作者製表

[illegible]

衛、大同中護衛、大同縣、長史司、稅課司、雲中驛、總鋪、縣學、城隍廟、文廟、三皇廟、華嚴寺、大寧觀、雲中道、⁵鼓樓等超過二十處。此外，進出府城驛路路線，在城內行走方向，以及四方里至所到之處，也詳加記錄，如下：「東至陽和衛一百里」、「北至大同後衛六十里」、「西至石佛寺三十里」、「南至懷仁縣七十里」（按逆時針方向）等（圖3）。

除府、州、縣、衛等城池外，〈驛鋪圖〉繪註的人文地理種類也不少，其中數量最多的當然是急遞鋪與驛站，「鋪」的數量尤其多，遞運所僅見二處，其他如寨、鎮、莊等住民地，以及如大同府城內的衙署、宗教、學校、名勝等之外，還可見邊牆、舊城、橋樑、壇壝（壇邊低垣圍繞者為壝）、陵墓、碑石、佛塔、關隘、煙墩、鹽場等。自然地理方面則包括河流、湖泊、泉水、山脈。

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的表現形式

一、設色

〈驛鋪圖〉採用色系有：藍、綠、黃、紅、白、黑五種。

磚造城牆、城門（含城樓）、屋頂、部份塔頂、街道、墓、鬼神壇、社稷壇、部份橋樑、邊牆、煙墩、青塚、碑石、屋宇地基使用天藍色，部份山體使用藍綠、深青，綠色用在水體與部份山體；黃色用在道路、土牆、舊城城圍、山腳（有些加棕色線條）、遠處山巒、橋樑、黃河；壇廟、寺觀、塔、部份官署等含紅色元素，註文外框、牌樓使用赤紅，文字框底色一律粉紅；多數房屋牆面、城垛、牆垛、煙墩頂部使用鉛白；黑色用在城門門板，以及山巒等形狀勾勒，文字註寫一律使用墨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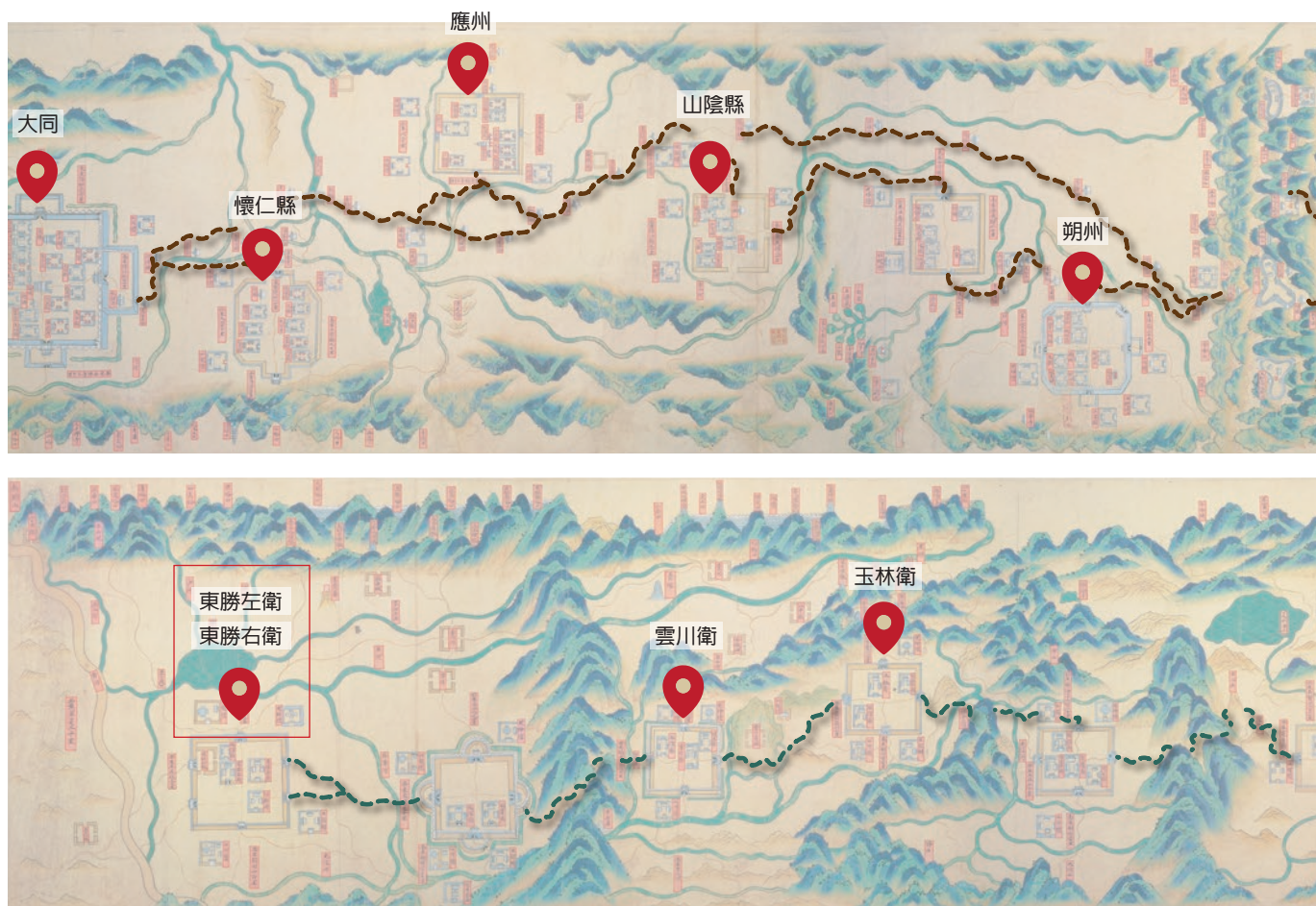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〈驛鋪圖〉之驛路示意圖 書畫文獻處提供

二、構圖

採鳥瞰角度繪製，平面、立面交互應用，平面樣態的地理要素有：水流（如河道）、湖面、道路，四面城圍裡，非驛路行進方向的其他三面城牆，以及鬼神壇中間的祭壇，也採平面視角，其他山體，或是城樓、城門、塔、橋、墓、碑石、屋宇等，一般視覺印象強烈的人文地理要素，大概都是立面，但視圖方向不固定，與一般明繪古地圖類似，但有一點較特別的是，〈驛鋪圖〉裡的屋宇、城樓雖都採立面，但視角集中在驛路往前，或往左、往右，基本上不會

見到與驛路前進方向相反的視角，換句話說，從太原府城到大同府城驛路，沒有從北向南看的景象（只有懷仁縣北的崇古寺例外，視角從北向南，見圖8-1），而過了大同府城之後的東西向驛路，情況也一樣。

此外，圖繪整體不侷限焦點透視或散點透視，府、州等較大的城，視覺範圍較集中，屬於焦點透視，而多數地區採散點透視，視覺範圍很大。

三、圖式符號

誠如傳統明代繪畫一般，〈驛鋪圖〉地理



要素屬於形象式，符號偏向實景，即便有著圖例一般的規律特性，但也是圖形樣式，與《廣輿圖》裡所定的那種幾何抽象性的符號有所不同，比如：急遞鋪，一律以亭子形狀建築表示，包含驛站在內的，不論是否是住民地，凡有城圍的設施，都會在城圍四方繪上有地基，或沒地基的房屋，宗教性建築加繪門洞，鬼神壇方框城圍中，則有方型祭壇，橋梁呈拱型立體狀，多數繪出橋墩，墓塚半長圓型（帶基座），大同後衛南邊群山中的塔狀石佛寺附近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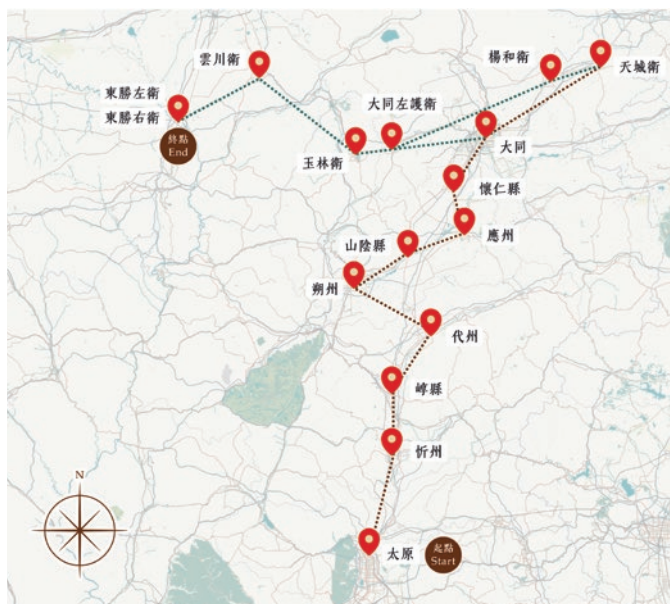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〈驛鋪圖〉之驛路行經路線圖 書畫文獻處提供



圖 6 〈驛鋪圖〉局部 石佛寺

有具坐佛形狀特徵的碑石六座（圖 6）。

道路皆黃色實線（較大街道除外），水流墨色雙曲線勾出再塗綠，大面積水體加繪水波紋，煙墩如立起的橄欖形狀，上窄下闊，山巒錐形，也是上窄下寬（圖 7）。

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的表現及產製年代

一、表現年代

筆者就圖內行政及部份軍事設施的變化推測，〈驛鋪圖〉表現年代應在 1398～1399 之間（洪武 31-32 年），原因如下：⁶

（一）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、陽和、天城、懷安、萬全左右，宣府左右十衛。東勝左、右衛洪武三十五年（1402）裁撤，本圖上可見大同後衛及東勝左衛、東勝右衛，故推圖表現 1393～1402 之間。

（二）洪武三年（1370）置大同左、右衛，洪武二十四年，朱桂（1374-1446）改封代王，二十五年（1392）就藩大同府，設左、右、中三王府護衛，其中中護衛由大同左衛改，洪武三十二年（1399）代王桂被廢為庶人，大同三護衛廢，本圖仍可見三護衛（中、右在大同城內，左護衛在大同西北），另洪武三十五年罷大同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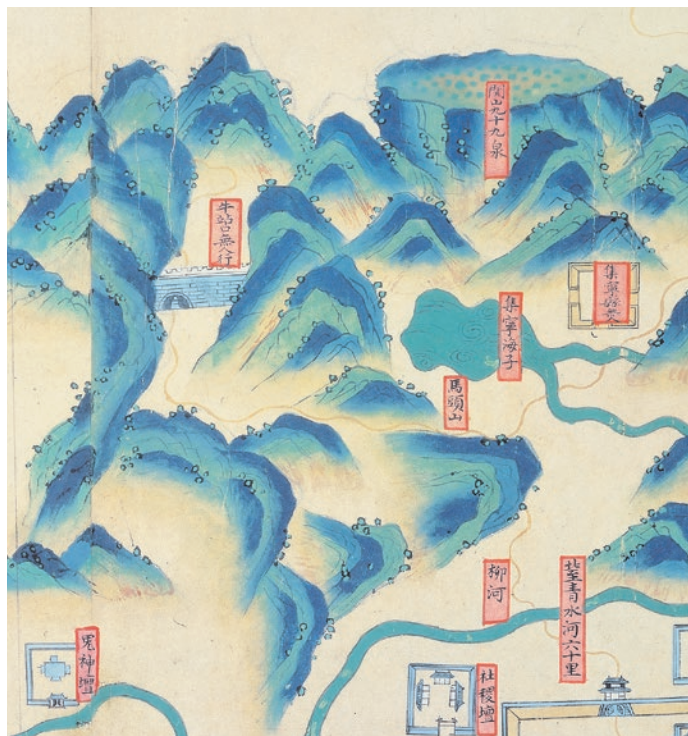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 〈驛鋪圖〉局部 煙墩、城牆、墓、鬼神壇

衛，永樂元年（1403）重新設大同左、右二衛（治所在大同城），永樂初又改為代府護衛，永樂七年（1409）再改大同右護衛成大同右衛，本圖有中、右、左護衛，無大同左、右衛，故推測圖表現 1392～1399 年間。

（三）洪武七年（1374）置大同前衛，初在白羊城，二十五年遷往大同府城，本圖之大同府城內可見此衛，故推表現測 1392 年以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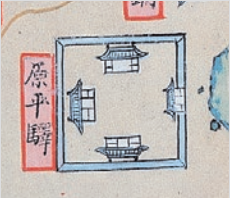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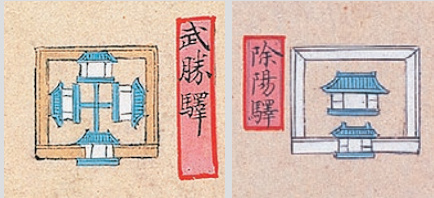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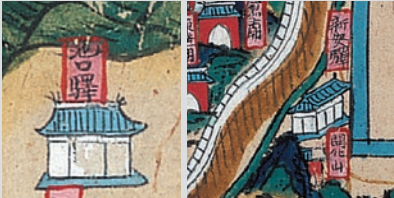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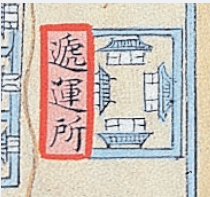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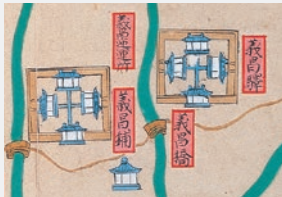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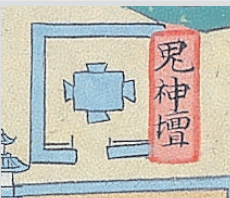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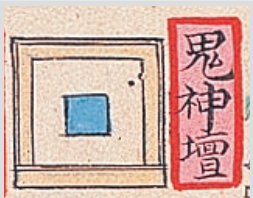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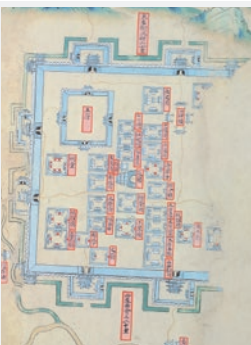
（四）洪武二十五年設大同後衛，後罷，二十六年復置，治所原在行都司東，後徙於行都司城，本圖可見大同後衛，治所在大同府西北，故推測圖繪表現 1393 年以後。

（五）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，築東勝新城，本圖已有新城，內註有東勝舊城，故推為洪武 1394 年以後。

（六）洪武二十六年立陽和衛，洪武三十一

表二 〈驛鋪圖〉、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、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地理要素比較

作者製表

	驛鋪圖	南京至甘肅驛鋪圖	江南各道府圖表
急遞鋪			
驛站			
遞運所			
鬼神壇			
城			
	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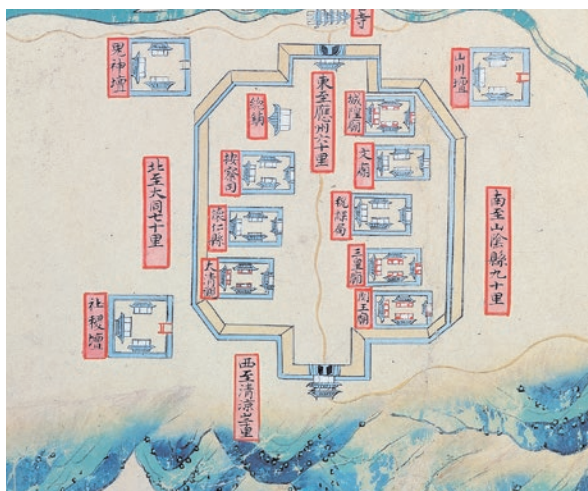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-1 〈驛鋪圖〉局部 懷仁縣城



圖 8-2 明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〈廣德州圖〉 紙本彩繪
縱 63，橫 6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28



圖 8-3 明 南京至甘肅驛鋪圖 局部 宿州至永城縣 紙本彩繪 縱 55，橫 243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8

設施，太原府城裡所繪寺、驛、衛等，都加上四面牆圍，但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則僅以一房屋表示，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則以數間房屋表示。還有同樣以驛路為主軸，〈驛鋪圖〉的視角可隨著驛路前行，有時向左，甚至倒立，但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則一直都迎合著看圖者的視角，因此急遞鋪一直都是正向，除此之外，兩圖里至的註寫方式也不太一樣，〈驛鋪圖〉註寫在城的四個方向，比如「懷仁縣城」在四個城圍旁邊註：「東至應州六十里」、「北至大同七十里」、「西

至清涼山二十里」、「南至山陰縣九十里」，而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的里至，通常註寫在相連兩城的驛路之上，例如「宿州」與「永城縣」之間驛路中間，註：「宿州至永城縣一百八十里」（一般里至赤紅勾邊豎框，底色粉紅與胭脂皆有），僅記里程，不記方向。至於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六圖之中，雖有繪驛路，但里程註記文字，採相對應方式，寫在圖框的四個邊角及四邊中間（圖 8-1～8-3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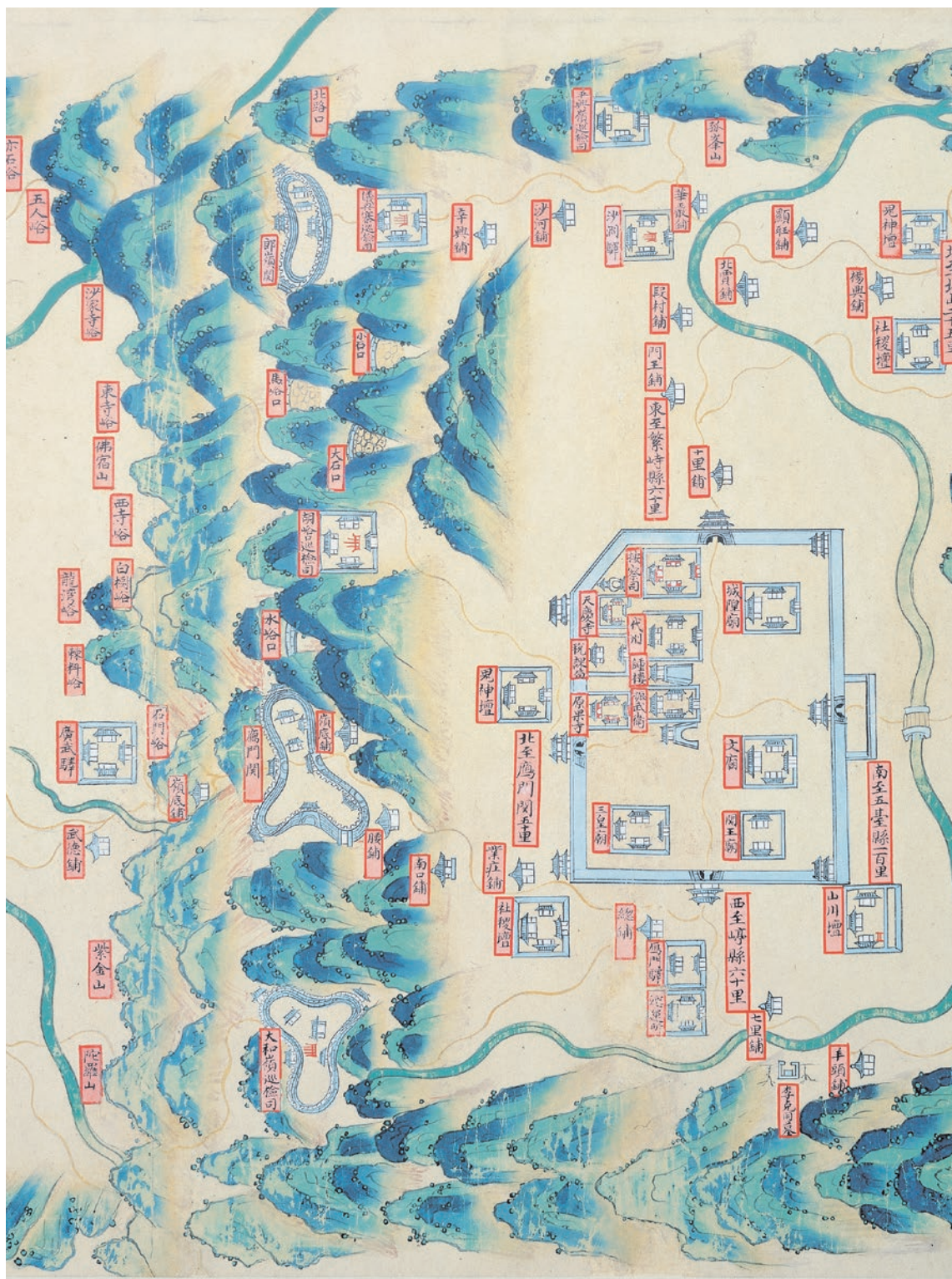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〈驛鋪圖〉局部 代州→雁門關→廣武驛

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的表現時代是 1455 ~ 1458 年之間（明景泰六年到天順二年），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是 1373 ~ 1376 年之間（明洪武六年到九年），〈驛鋪圖〉居中，在 1398 ~ 1399 年之間，就上表列出的地理要素符號來看，三者差異不算大，就繪畫風格來說，也算一致，就如〈江南各道府圖表的初步研究〉一文所揭示：院藏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、〈四川省四路關驛圖〉、《甘肅鎮戰守圖略》、《寧夏鎮戰守圖略》，以及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的構圖、筆法、設色皆有共通之處，⁷ 與〈驛鋪圖〉相比較，情況也是一樣，因此，筆者大膽推論，〈驛鋪圖〉的產製年代極可能與表現年代相近，都在明洪武末，永樂初。

結語

〈驛鋪圖〉卷首因缺損故，僅見起於不完整的太原府城，原圖是否可向南延伸，已不可考，然而即便是殘圖，依舊不減其價值，就史料言，〈驛鋪圖〉之最要者有二。

一、揭櫫明洪武末以前，山西驛路與驛站分布情形

明代驛站研究著名學者楊正泰撰《明代驛站考》時即表示：「研究明代交通，必須首先研究明代驛站和驛路。」⁸ 〈驛鋪圖〉，不但繪出山西驛路主線、支線，並詳註里程、方向，萬曆《明會典》收錄的十三個驛站：城晉、原平、臨汾、九原、沙澗、雁門、廣武、城東、安銀、西安、雲中、原平、山陰驛，⁹ 除山陰驛（楊正泰考推應是明景泰中置）外，皆可在圖內覓得，說明前文推測的圖繪年代無誤，不過，鎮朔衛城北的王館驛，則不見載於《明會典》。還有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裡曾經出現的陽和、天成、聚落三驛站（皆山西行都司境內），也



圖 10 明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〈徽州府圖〉徽州府城 紙本彩繪 縱 63，橫 6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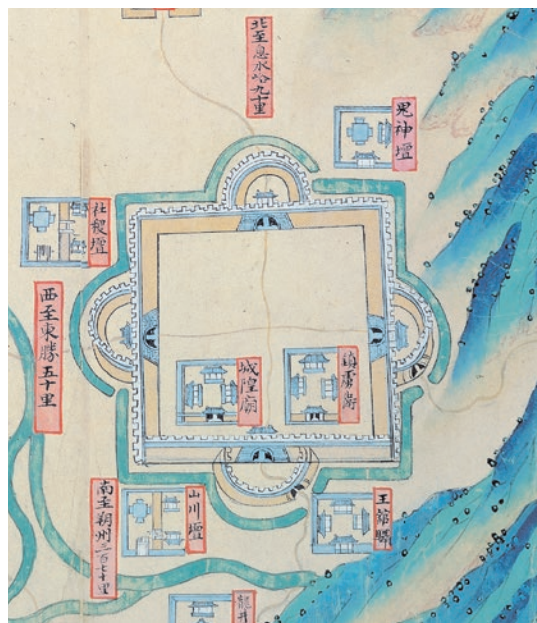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〈驛鋪圖〉局部 鎮虜衛城

沒出現在〈驛鋪圖〉裡，由此可知，此三驛的建置時間不應在洪武末以前。¹⁰ 學者張憲功對於《明代驛站考》，有關廣武、雲中、西安、安銀（子）、城東等驛站的地理位置，或是建置時間，提出不少疑問，藉由〈驛鋪圖〉，應可得到明確答案（圖 9）。比如雲中驛問題，此驛初設（1369-1372）在大同府城內宣德街，1372 年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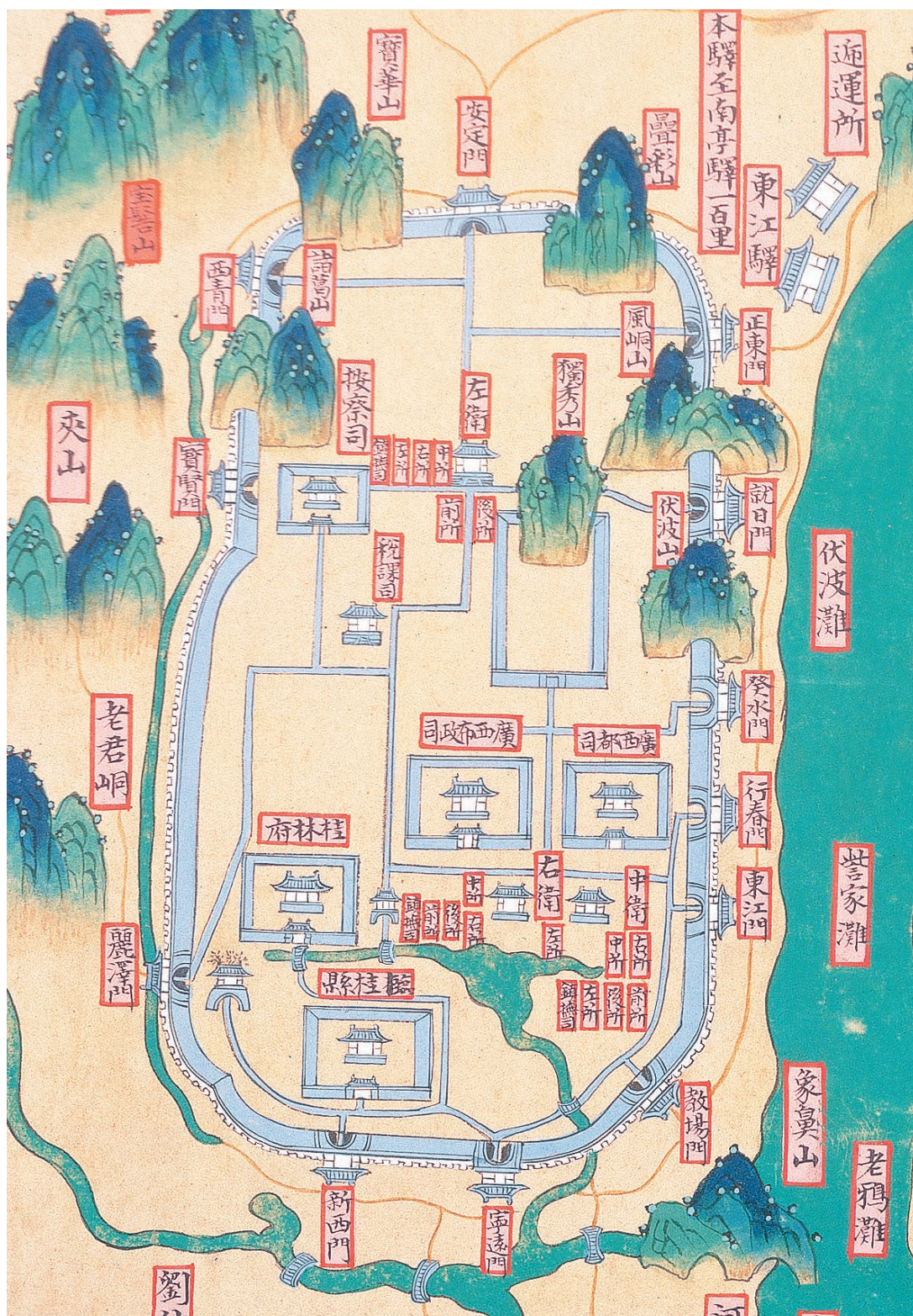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 明 岳州至龍州驛鋪圖 局部 桂林府城 紙本彩繪 縱 54.5，橫 1851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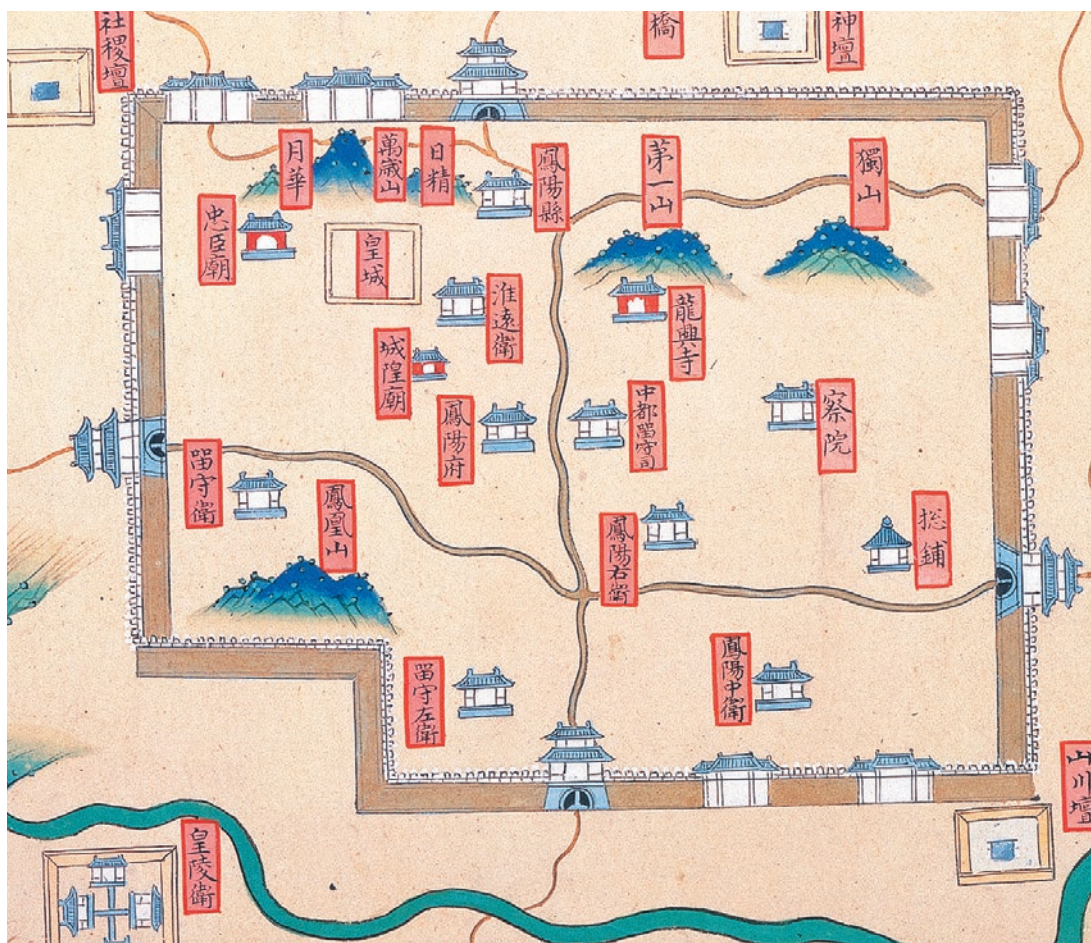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 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局部 鳳陽府城



圖 14 明 甘肅地方圖 局部 莊浪衛城 紙本彩繪 縱 239，橫 285.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5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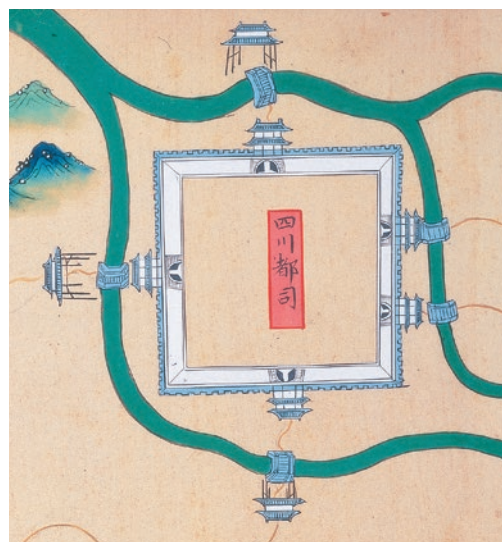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明 四川省四路關驛圖 局部 四川都司 紙本彩繪 縱 55，橫 108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01

址改為儒學後，不知移至何處，直到永樂年間才又遷至縣西南坊舊行用鈔庫，按〈驛鋪圖〉，雲中衛的位置在縣學（即儒學）東北，鼓樓之南，大同縣東，基本點出洪武末以前，雲中驛的正確位置（見圖3）。¹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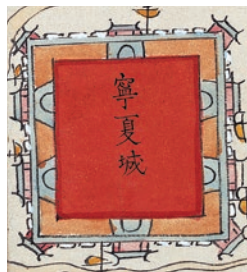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多而廣的急遞鋪標註，解決史料缺乏問題

元世祖（1215-1294）在各地廣設急遞鋪，用做遞送公文的主要途徑，明初延續之，但相關史書，比如《大明會典》、《明實錄》裡的紀錄有限，無法得知明代急遞鋪的總量，或是各地分布情形。筆者仔細計算〈驛鋪圖〉裡的急遞鋪數量，若不包含總鋪，就已經超過八十處之多，換句話說，觸眼所及皆是「鋪」，這或許也是當初王庸以「驛鋪」二字，為圖命名的原因之一。

除多且廣之外，有關鋪與鋪之間的距離，是否也如官方規定的每十里設一鋪？筆者觀察忻州到定（襄）縣間的驛路，四十里的距離，出現了段瓦、段庄、智村共三鋪，換算下來，鋪距應超過十里，再看崞縣到代州的六十里驛路，有唐昌、班岳、羊頭、七里四鋪，也沒達至十里設一鋪的標準，所以說，實際的狀況是，所謂十里設一鋪，大概是只是基本原則，並不容易做到。¹²

論年代，〈驛鋪圖〉在故宮典藏明代繪本地圖之中居次，僅晚於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（1373-1376），但與性質相近的〈岳州至龍州驛鋪圖〉（1407-1427）、¹³〈南京至甘肅驛鋪圖〉（1455-1458）、〈四川省四路關驛圖〉（1514-1566）¹⁴相比較，則是年代最早的。¹⁵從地圖畫風角度切入，與故宮典藏其他以驛路為主題的明繪本地圖基本相近，但又有些微不同。濃重的色彩，佔幅極大的「城」，多方向的視角等，是這些明繪地圖的共通點，但仔細分析地理要素，則又有些差異。按時間序列排比後發現，似乎有

從極繁，然後慢慢簡化的趨勢，而到了畫風差異較大的〈甘肅地方圖〉（1480-1488），¹⁶或是《陝西鎮戰守圖略》（1545-1546）、¹⁷《寧夏鎮戰守圖略》（1542-1544）、¹⁸《甘肅鎮戰守



左圖 16 明 《寧夏鎮戰守圖略》 寧夏城 紙本彩繪
縱 52，橫 90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21



右圖 17 明 《甘肅鎮戰守圖略》 莊浪衛城 紙本彩繪
縱 52，橫 90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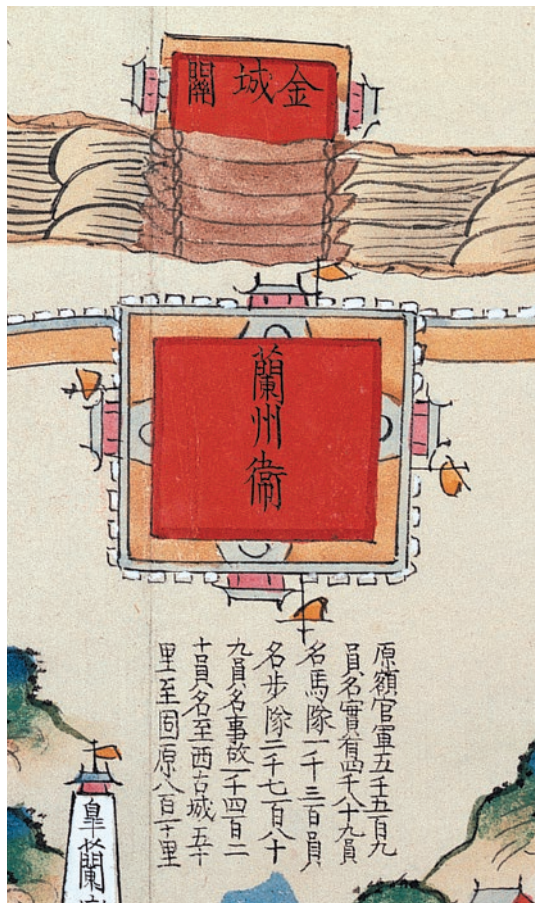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8 明 《陝西鎮戰守圖略》 蘭州衛城 紙本彩繪 縱 52，橫 90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18

圖略》(1544)¹⁹ 這個系列的彩繪圖，變化更大，因此，〈驛鋪圖〉在古代中國地圖學史的發展上，自有其重要價值(圖 10～18)。

誠如前言所敘，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題

名並不貼切，筆者以為適度修正，有其必要性，而種種圖裡所反映的人文，或是自然地理現象，與其它文字史料的相互比對，並藉之釐清史實，則是未來可探索的課題之一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「四通八達——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」展期，第一檔：2024年9月5日～2024年12月1日，第二檔：2024年12月7日～2025年3月2日，本圖屬第一檔展件。
2. 王庸編，《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附錄二：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新購特藏》（北平：國立北平圖書館，1932）；王余光主編，《清末民國圖書史料匯編·第6冊》（北京：國家圖書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522。
3. 「一」字形古地圖，是中國傳統地圖經常使用的繪法之一，繪者為表達較「長」距離的地理現象（如海岸、河流、交通路線），於是捨棄各地地理元素之間的精確方位，而將點與點之間相連，拉平，形成「一」字，稱之。此種作法除依舊能表達相對性的地理元素之外，最重要的可收成「圖卷」。
4. 圖上註「定□縣」，疑漏「襄」字。
5. 大同府城內註有兩個「雲中道」，但代表屋宇不同，一是一般房舍，藍頂白牆，另一個「雲中道」屋宇藍頂紅牆，應指佛寺或道觀，推測誤寫可能性高。
6. (一)至(十三)，據周振鶴主編，郭紅、靳潤城著，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(明代卷)》（上海：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265-282內容整理。
7. 盧雪燕，〈江南各道府圖表的初步研究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85期(2023.8)，頁58-59。
8. 楊正泰，〈《明代驛站考》述要〉，《文博》，1994年2期，頁21。
9. 楊正泰，《明代驛站考(增訂本)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33-36。有關山陰驛，張憲功，〈《明代驛站考》山西驛站補正〉一文認為應該是明景泰五年(1454)置，非《明泰驛站考》說的明景泰中。
10. 楊正泰著，《明代驛站考(增訂本)》，頁96。
11. 限於篇幅，此不一一論述，有關驛站設置時間與地點爭議，參見張憲功，〈《明代驛站考》山西驛站補正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叢》，29卷4期(2014.10)，頁55-70。
12. 參見林金樹，〈關於明代急遞鋪的幾個問題〉，《北方論叢》，1995年6期，頁30-36。
13. 橫州於洪武十年(1377)五月降為縣，十三年(1380)又升為州，其下復永淳、寧浦二縣。本圖記「橫州」，藤州洪武十年五月降為縣，圖記「藤縣」，同年永淳縣入橫縣，但永淳縣仍在，故推測〈岳州至龍州驛鋪圖〉當表現1377年以後，另圖末記有「七源江至七源州二百五十里」、「廣源州界」等，七源州與廣源州皆交趾布政司轄下諒山府，該布政司設於永樂五年(1407)，宣德二年(1427)廢止，故表現年代或可再延至1407年至1427年間。
14. 覃影，〈《四川省四路關驛圖》考釋〉一文考訂此圖繪製年代「當在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與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之間。但如果考慮到圖的摹繪增補情況，則可能洪武四年(1371年，資州降資縣)、洪武九年(1376年，嘉定府降為嘉定州)此前原圖已出現，洪武二十二年(1389年)增添廣元縣與綿谷縣並存，永樂年間(1403-1424年)又出現胡空關，巴縣未稱巴州，龍州未升龍安府，因而可能還增補資訊到了正德九年(1514年)至嘉靖四十五年(1566年)之間。」李孝聰主編，《中國古代輿圖調查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，2019），頁427-444。
15. 故宮尚藏有一幅「無字」驛鋪圖，因無字，無法判別是明代的那條驛路，也無從推考年代，故略之。
16. 盧雪燕，〈明彩繪本《甘肅地方圖》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29卷1期(2011秋)，頁101-146。
17. 李博，〈明代《陝西鎮戰守圖略》考釋〉考證此圖係陝西三邊總制在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(1545-1546)七月間向兵部進呈，《寧夏社會科學》，2022年6期，頁196-203。
18. 田清，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《寧夏鎮戰守圖略》初探〉一文，考訂此圖繪製在明嘉靖二十一至二十三年間(1542-1544)，《大慶師範學院學報》，42卷1期(2022.1)，頁94-101。
19. 牛露露，〈《甘肅鎮戰守圖略》繪製時間考證〉一文，考訂此圖繪製在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)，《檔案》，2019年11期，頁40-43。